

武林争雄记

白羽◎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林争雄记 / 白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69 - 1

I. ①武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732 号

整 理：周清霖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25 字数：388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的生平

生而为纨绔子

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，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，我生于“马厂誓师”的马厂。

祖父讳得平，大约是老秀才，在故乡东阿做县吏。祖母周氏，系出名门。祖母生前常夸说：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，不信，“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！”这是真的。什么大官呢？据说“不是吏部天官，就是当朝首相”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说是“明朝”！

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，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。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，据说嫁过来时，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畝田。为什么嫁祖父呢？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，很娇生，已逾及笄，择婿过苛，怕的是公公婆婆、大姑小姑、妯娌……人多受气，吃苦。后来东床选婿，相中了我的祖父，家虽中资，但是光棍儿，无公无婆，无兄无弟，进门就当家。而且还有一样好处。俗谚说：“大女婿吃馒头，小女婿吃拳头。”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。于是这“明朝的大官”家的姑娘，就成为我的祖母了。

然而不然，我的祖父脾气很大，比有婆婆还难伺候。听二伯父说，祖父患背疽时，曾经挝打祖母，又不许动，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。

我们也算是“先前阔”的，不幸，先祖父遗失了库银，又遇上黄灾。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，拖着三个小孩（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，彼时父亲年只三岁），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，赔偿库银后，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。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。我的

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，苦斗，挣扎，把三子抚养成人。——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七岁时，祖母还健在：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面上表情很严肃，但很爱孙儿，——我就跟着祖母睡，曾经一泡尿，把祖母浇了起来——却有点偏心眼，爱儿子不疼媳妇，爱孙儿不疼孙女。当我大妹诞生时，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：“又添了一个丫头子！”这“又”字只是表示不满，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！

我的父亲讳文彩，字协臣，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。母亲李氏，比父亲小着十六岁。父亲行三，生平志望，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，民国后希望当团长，而结果都没有如愿；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，便歿于复辟之役的转年，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。

大伯父讳文修，二伯父讳文兴。大伯父管我最严，常常罚我跪，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。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。有一次，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，被大伯父看见，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，然后画一个圈，教我跪着。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，我哭声答应，不敢起来。大伯父大声说：“斧子劈福字，你这罪孽！”忽然绝处逢生了，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，一把先将我抱起，我哇的大哭了，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“卷”了一顿。大伯父干瞪眼，惹不起我的“二大爷”！

大伯父故事太多，好苛礼，好咬文，有一种嗜好：喜欢磕头、顶香、给人画符。

二伯父不同，好玩鸟，好养马，好购买成药，收集“偏方”；“偏方治大病！”我确切记得：有两回很出了笑话！人家找他要痢疾药，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；人问他：“做几次服？”二伯父掂了掂轻重，说：“分三回。”幸而大伯父赶来，看了看方单，才阻住了。不特此也，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，说主治某症，他真个就信。我父亲犯痔疮了，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，是“车辙土，加生石灰，浇高米醋，熏患处立愈”。我父亲皱眉说：“我明天试吧！”对众人说：“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，怎么好！”又有一次，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，给他的吃乳的侄儿，治好了某病。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，把这药吃下去了，死了！过了些日子，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病了，他又逼着吃，又死了。最后大嫂嫂另

一个孩子病了，他又催吃这个药。结果没吃，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。

母亲告诉我：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，前十年没剩下钱，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（大伯父之子）给消耗净了的；我们是始终同居，直到我父之死。

踏上穷途

父亲一死，全家走入否运。父亲当营长时，月入六百八十元，亲族戚故寄居者，共三十七口。父亲以脑溢血逝世，树倒猢狲散，终于只剩了七口人：我母、我夫妻、我弟、我妹和我的长女。直到现在，长女夭折，妹妹出嫁，弟妇来归，先母弃养，我已有了两儿一女，还是七口人；另外一只小猫、一个女用人。

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，能忍辱负重。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。父亲也有嗜好，喜欢买彩票，喜欢相面。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，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。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，赤红脸，微须，矮胖，像一个县官。但也有一位相士，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、两万金的家私。倒被他料着了。只是只有二子二女，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，也就很说得过去。至于两万金的家财，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“万”字。

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，父亲歿后，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。——后来曾经劫难，只我个人的藏书，便卖了五六百元。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，一点世故不通，总觉金山已倒，来日可怕，胡乱想出路，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。结果是认清了社会的诈欺！亲故不必提了，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——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，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：“不是庄稼人，千万别种地！可以做小买卖，譬如开成衣铺。”

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，在路上骑驴，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，然后回来。那个拉包车的老刘，便劝我们开洋车厂，打造洋车出赁，每辆每月七块钱；二十辆呢，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？

种种的当全上了，万金家私，不过年余，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。

“太太，坐吃山空不是事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死钱一花就完！”

我也曾买房，也曾经商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……

这期间，还有我父亲的上司，某统领，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，诸如段芝贵、倪嗣冲、张作霖……的赙赠，全被统领“人家说了没给，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？”一句话了账。尤其是张作霖，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，亲到顺城街去谢过，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，而结果一文也没见。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。

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我们孤儿寡母商量，决计南迁。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，可将余资交他，代买田产房舍。这一次离别，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，我与大妹独留北方；我们无依无靠，母子姑嫂抱头痛哭！于是我从邮局辞职，投考师大，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，我们算计着：“五年之后，再图完聚！”

否运是一齐来！甫到安徽十几天，而××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，扬言要找倪家寻隙。整整一旅，枪火很足，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，足够两三万；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，连装都装不开了！大抢大掠，前后四五天，于是我们倾家荡产，又逃回北方来。在济南断了路费，卖了些东西，才转到天津，由我妹卖了金戒指，把她们送到北京。我的唯一的弟弟，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；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：“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。”才得放宽一步，逃脱回来。当匪人绑架我弟时，我母拼命来夺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幸而是空弹，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。我弟弟说：“你们别打她，我跟你们走。”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。

于是穷途开始，我再不能入大学了！

我已没有亲戚，我已没有朋友！我已没有资财，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，我只有一支笔！我要借这支笔，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笔尖下讨生活

在北京十年苦挣，我遇见了冷笑、白眼，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。而热情的援手，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。民十七以前，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、家庭教师、小学教员、税吏，并曾再度从军作幕，当了旅书记官，

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。军队里欠薪，我于是“谋事无成，成亦不久”；在很短的时期，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。

辗转流离，终于投入了报界；卖文，做校对，写钢板，当编辑，编文艺，发新闻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，人也越加糊涂了；多疑善忌，动辄得咎，对人抱着敌意，我颓唐，我愤激，我还得挣扎着混……我太不通世故了，而穷途的刺激，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。

终于，在民十七的初夏，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，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。因为在十一天中，喧传了八回换局长，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，我就不顾一切，支了六块大洋，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，只身来到天津，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。

我在天津。

我用自荐的方法，考入了一家大报。十五元的校对，半月后加了八元，一个月后，兼文艺版，兼市闻版，兼小报要闻主任，兼总校阅；未及两个月，月入增到七十三元——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！

两个月以后，为阴谋所中，被挤出来，我又唱起来“失业的悲哀”来了！但，我很快地得着职业，给另一大报编琐闻。

大约敷衍了半年吧，又得罪了“表弟”。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，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，十几小时的工作，我只拿到一份月薪，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。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，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，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，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。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，都在上班。“一番抗议”，身被停职，而“再度失业”。

我开始恐怖了！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：“一个人总得有人缘！”而现在，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！我没有“人缘”！没有人缘，岂不是没有“饭缘”！

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：“糟了！没有人缘！”

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？原因复杂，愤激、乖僻、笔尖酸刻、世故粗疏，这还不是致命伤；致命伤是“穷书痴”，而从前是阔少爷！

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！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，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。

我，没口才，没眼色，没有交际手腕，朋友们晓得我，我也晓得“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八个字的意味，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。

“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！”

转变人生

然而环境迫着你干，不干，吃什么？我就干起来。豁出讨人嫌，惹人厌，要小钱似的，哭丧着脸，访新闻。遇见机关上的人员，摆着焦灼的神气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那是当然！

我只好抄“公布消息”了。抄来，编好，发出去，没人用，那也是当然。几十天的碰钉，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；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、诱发之法，而探索出一点点的“特讯”来了。

渐渐地，学会了“对话”，学会了“对人”，渐渐地由乖僻孤介，而圆滑，而狡狴，而阴沉，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老练，……而“今日之我”转变成另一个人。

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，而想到“世故老人”这四个字。

由于当外勤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我跳入政界。

由政界转回了报界。

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。

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。

当我在北京时，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，而我依然处处失脚。自从到津，当了外勤记者以后，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，而步步多踏稳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噫！青年未改造社会，社会改造了青年。

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。

我在北京，如果说是“穷愁”，那么我自从到津，我就算“穷”之外，又加上了“忙”；大多时候，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，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。又一个时期，白天做官，晚上写小说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卖命而已。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，我曾经一睁开眼，就起来写小说，给某晚报；午后到某机关

(注：天津市社会局)办稿，编刊物，做宣传；(注：晚上)七点以后，到画报社，开始剪刀浆糊工作；挤出一点空来，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，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！假如需要，再挤出一段小品文；画报工作未完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。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，给他发要闻；偶而还要作社论。像这么干，足有两三年。当外勤时，又是一种忙法。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，晚十一点吃晚餐，对头饿十二小时，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。挥汗写稿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我还短一顿饭哩！”

这样七八年，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。

二十四年冬，先母以肺炎弃养；喘哮不堪，夜不成眠。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。先母死了，个个人都失了形，我可就丧事未了，便病倒了；九个月，心跳、肋痛，极度的神经衰弱。又以某种刺激，二十五年冬，我突然咯了一口血，健康从此没有了！

易地疗养，非钱不办；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，二十六年春，我遂移居乡下，教中学国文——决计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友劝告我：“你得要命啊！”

事变起了，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，钻防空洞，跳墙，避难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于酷寒大水中，坐小火轮，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，逃回天津；手头还剩大洋七元。

我不得已，重整笔墨，再为冯妇，于是乎卖文。

对于笔墨生活，我从小就爱。十五六岁时，定报，买稿纸，赔邮票，投稿起来。不懂戏而要作戏评，登出来，虽是白登无酬，然而高兴。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，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；一得稿费，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。

我半生的生活经验，大致如此，句句都是真的么？也未必。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？创作态度么？

我对人生的态度是“厌恶”。

我对创作的态度是“厌倦”。

“四十而无闻焉，‘死’亦不足畏也已！”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。

(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)

目 录

我的生平	1
------------	---

卷 一

第 一 章 丁武师封剑闭门	3
第 二 章 群弟子筵前试艺	16
第 三 章 俞剑平三掷钱镖	24
第 四 章 丁云秀踏沙行拳	38
第 五 章 太极门越次传宗	49
第 六 章 飞豹子飘然远引	61

卷 二

第 七 章 鹰爪王北游铍羽	79
第 八 章 飞豹子访艺探监	95
第 九 章 狱中人飞书求救	110
第 十 章 鲁姊妹夜会群侠	120
第 十 一 章 高红锦留情陌路	129
第 十 二 章 少年客假馆蓝滩	136

卷 三

第 十 三 章 游子试叩听风术	151
第 十 四 章 群徒乱踏青竹桩	163

第十五章	飞豹子比武生嫌	176
第十六章	夜猫眼突造蓝滩	187
第十七章	鹰爪王荐贤自代	201
第十八章	快马韩争雄牧野	214

卷 四

第十九章	塞边围雨夜失马	229
第二十章	韩昭第凌晨缉盗	245
第二十一章	飞豹子孤掌解纷	257
第二十二章	魏天佑断指结仇	268
第二十三章	风子帮借交修怨	284
第二十四章	商家堡对仗应敌	303

卷 五

前 记	312	
第二十五章	登盗窟牧客争锋	313
第二十六章	比拳技两豪双败	324
第二十七章	虎林厅仗义惩暴	335
第二十八章	亡命徒沿路劫仇	349
第二十九章	飞豹子闹衙逞威	359
第三十章	孤行客逃罪夜奔	371
后 记	382	
整理后记	383	

卷

一

第一章

丁武师封剑闭门

这一天，晨曦甫上，微风送爽，雀鸟尚在枝头喧闹。山东省胶东文登县城内，一条大街上，路东有所住宅，哗啦的将大门开了；出来仆役模样的两三个人，把木刻的朱红楹联装在门榜上，又在门楣上悬结彩绸纱灯。这一望而知。本宅是有什么喜事。顶城门进来的菜贩，刚刚挑菜来到门前，就问道：“借光！二哥，这里是绸缎丁家么？”于是又出来一个厨子模样的人，把菜挑领进去，跟着送鸡鸭鱼肉的也来了。

这家宅主丁朝威，字伯严，在本城经营丝店，专营本省土产大丝绸，行销冀辽，和山东祥字号全有来往。但丁朝威却是一个武术名家，为了学武，几乎把家产丢去一半。现在，他居然成为北五省武林中的巨擘了，可是人也老了。

丁朝威幼习技击，幸遇名师，获得太极拳、奇门十三剑、十二金钱镖的三绝技；大河南北，名重武林。当他研习武术时，他的已经分了家的叔父，骂他是败家子，他毫不介意。只身游遍河北、江南，直到技成名立，方才归来，于是他不做丝店财东。反要给绸缎本行祥字号等保镖护运。他这保镖与镖店不同，可以说是玩票。

当他押着山东特产，行经冀北时，身旁只率领一个弟子袁振武和一个趟子手、两名伙计。绿林人物折服他的武功，没有人敢动他的镖。可是镖行的一班名镖师们，因为山东地面现放着七八家闯出“万儿”的镖店，他竟敢挟技擅走“黑镖”，这分明是藐视山东省保镖的无能；曾经唆使出人来，向他小开玩笑。但是敌不住他的奇门十三剑、十二金钱镖；被他一战成功，到底打开了冀辽这条镖道。他的师父知道了，把丁朝威数说一顿；又把北方著名镖客，给他引见了。镖客们提出条件：丁大爷要是押运自己

的镖货，我们不管；可是你不能外揽生意，破坏我们的行规。这样说好，才得相安无事。

丁朝威想保镖，不过是高兴，随后也就不干了。他又改了，在自己家拆了一片房，设下把式场子，招收徒弟。结果，陆续收了九个弟子；内中一人，姓袁，按师门排号。名为袁振武，后来以“飞豹子”三字的绰号，蜚声于辽东牧野。又有一人，名俞振纲，字剑平，后来江南武林中称他为“十二金钱”俞剑平。

丁朝威出身豪富，交游颇广。光阴荏苒，壮士已到暮年。他的膝前唯一的爱女丁云秀，劝他闭门颐养。到了这一天，丁武师撒请帖，备筵席，普请山东、直隶的武林至好和同门师友，要择吉日实行“封剑闭门”；同时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把本门心法传授给获得薪传的弟子。

丁武师把这事预备了好几天。凌晨时候，早早起来，步至厅房；门弟子也都衣冠楚楚的，来到丁宅伺候。二弟子袁振武，赤红脸，豹头虎目，英姿豪气，武功早得升堂入室。三弟子俞振纲，白面剑眉，外和内刚，精神内敛。四弟子石振英，早已出离师门，远游在外。五弟子胡振业，年纪虽少，武功也颇出名，太极拳打得很精熟。其余各弟子，也各人有各人的特长；就中以九弟子萧振杰年纪最小，功夫也差。

丁武师穿着肥大的袍子，袖长过指，襟长及踵，乍看很像个老儒。身材短小，朗目疏眉，精神壮旺；谈起话来，声若洪钟。虽然年及六旬，还是齿不豁，顶未秃，乍看也不过像四十五六岁。早晨起来，由内宅款步徐行，来到厅房太师椅上一坐；眼望群弟子一瞬，含笑拈须道：“你二位师祖呢？”群弟子答道：“还没起来呢。”丁朝威道：“不要惊动他，路太远，他老人家一定累了。”因又问：“老六、老七呢？”二弟子袁振武答道：“他们到柜上借纱灯去了。”丁武师眉峰微蹙道：“值得这么铺张！”随又笑了，说道：“我看看你们布置的。”丁武师站起身来，三弟子俞振纲抢行了一步，挑起门帘，丁武师率群徒来到院中。

院中抱柱上、角门上，全都挂上朱底黑字木刻的匾联；厅房门口还挂了彩绸，居然是办喜事的景象。丁武师道：“谁出的主意？怎么还挂起彩绸来？”三弟子俞振纲忙答道：“这是师妹教挂的。今天是师父封剑闭门的好日子，师妹说师父以武功成名，临到收场，一帆风顺，正是可喜可贺的事。”丁武师笑着，微把头点了点，道：“我丁朝威一生好武，临到今日，

能够这样收场，我不能不知足。只不知你们将来怎样？振武，你们这些弟子，老大不用说，触犯门规，被我除名，逐出门墙了；现在就数你和振纲年长，你们将来，打算怎样去做，才对得起我老头子十几年来教导之劳？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的志向，给我听听。”

二弟子袁振武。眼望三弟子俞振纲，向师父面前凑了凑，控背鞠躬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仰承师恩，不敢说报答二字。弟子今后唯有刻苦精练，为本门放一异彩；使本门武功独霸武林，这才是弟子的私愿。至于做得到做不到，那却不敢说，总之，我们不能不勉力振奋一下，使师父大名永垂来世，这就是做弟子的一点孝心。”

丁朝威点点头，又向三弟子俞振纲问道：“你呢？”俞振纲谦然答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武功造诣，没到炉火纯青之候，弟子不敢骛远，打算着师父就是封剑闭门，情愿在师父身旁，多服侍几年。弟子的家境，老师是知道的，弟子我也没有地方去。只要师父不嫌弃，我情愿留在这里；诚如二师兄所说，但能尽一分孝心，必尽一分孝心。”

于是，丁朝威又问五弟子以下。有的自说亲老要回家，有的自说家贫要做事；各人有各人的志愿，各人有各人的打算。

丁朝威与弟子们闲谈着，又举步往把式场中走去，笑着说：“你们不要尽自围着我转，也照管照管前后各处，看都安排好了没有？把式场子的香案设好没有？今、明天来的宾朋和同门师友，多是武林中成过名、闯过‘万儿’的人物；你们要好好地款待，别教人家笑话咱们外行倚闹。”袁振武道：“师父不用操心，从昨晚就吩咐好了，把式场地也布置妥了。一共预备了二十桌席，还怕不够用吧？”丁朝威道：“用不了这些，太多了。”带着弟子往把式场走来。

迎面从内宅转出来一个少年女子，浅月色的衣裳，头挽乌云，耳垂珠珰，瓜子脸，不施脂粉，正是丁武师的爱女丁云秀姑娘。一见乃父，往旁一站。先叫了声：“爹爹！”一转身，又向一班师兄弟招呼道：“袁师哥！俞师哥！”袁振武赔笑道：“嚇，师妹今天起得更早了，怎么你还没换衣裳么？”

丁云秀笑而不答。俞振纲道：“师妹到把式场去了没有？那里香案都摆好了。”丁云秀道：“我早去看了。这香案大概是你摆的，是不是？俞师哥，你漏场了；你把香炉蜡扦都摆上了，可是怎么还没把师父那把剑挂上